

端午看龍舟 食粽度假期

英該要知

隔星期五見報

寫稿日適逢公眾假期 (public holiday)，趁學校的終期考試開始前，學生和老師們都能休息一天，真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啊！早上醒來後，便收到舅父傳來為外婆所拍的照片，地點在沙田城門河 (Shing Mun River, Shatin)。再仔細一看，外婆的背後擠滿了不同顏色的龍舟 (dragon boats)，才想起：「噢！對啊！今天是一年一度的 (annual) 端午節 (Tuen Ng Festival / Dragon Boat Festival) 啊！」

程老師小時候家住沙田，每逢端午節，

外婆就會帶我到城門河兩旁觀看龍舟比賽 (dragon boat races)。以前的科技 (technology) 不及現在發達，小朋友的娛樂活動 (entertainment) 都是到公園跑跑跳跳，所以對於小時候的我，觀看龍舟賽 (dragon boat racing) 已是每年最期待的其中一件盛事。

端午節 (也有人稱之為詩人節) 在農曆 (lunar calendar) 五月初五，人們都會以吃粽 (rice dumplings)、看賽龍舟來慶祝 (celebrate) 這個節日 (festival)。

由於這是一個五月的節慶，所以人們吃的粽又稱為「五月粽」。坊間曾有一句說話：「不吃五月粽，寒衣不敢送」，意指未過端午節時，天氣仍是反覆無常，時冷時熱，不算是真正踏入夏季。

端午節的由來有很多說法，但最廣為流傳的就是關於屈原 (Qu Yuan) 的傳說 (legend)。相傳屈原是位愛國的 (patriotic) 詩人 (poet)，因君主 (King) 沒相信他而致後來被殺，難過的屈原便投江自盡。人們為了保護屈原的屍體，便用竹葉 (bamboo leaves) 包裹糯米飯 (sticky rice) 投進江中，好讓魚兒不吃他的身體；又透過打鼓 (hitting drums) 所製作的噪音 (loud noises) 嚇退 (scare) 魚兒。

在今時今日的端午節，河畔兩旁的 (riverside) 觀眾 (spectators) 已明顯比以前少了。雖然節日氣氛不如以往，但人們都會吃朋友和家人包的粽，坐在電視前看一下龍舟競賽直播，悠閒地享受一天假期，也是幸福的事。



龍舟比賽是端午節的傳統。

資料圖片

程韻

作者簡介：英國文學碩士，在男校任教英語的女教師，愛好文學和動物。

哥德式大橋 路費不便宜

米奇看世界

隔星期五見報

當你在布拉格街上走時，會發現布拉格的建築很多都保留了中世紀時期的特色，反而很少西歐文藝復興以後的各種風格。這與上回提到的中世紀捷克，即當時的波希米亞王國有密切的關係，當中最具標誌性的建築物之一就是查理大橋。

查理大橋，顧名思義，由查理四世下令所興建。一座橋又如何反映到當時布拉格乃至波希米亞王國的強盛呢？

首先，大橋本身的建築設計已經令它鶴立雞群。大橋共建有3座橋塔 (bridge towers)，當中採用了中世紀的哥德式建築 (Gothic architecture) 風格。大家平常聽到的哥德式建築往往都

是被應用在教堂，用在橋塔雖然不是只此一家，但也是一個異數。這個源於法國的建築風格被應用在查理大橋上，可以看出當時波希米亞王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歐文化的影響。這與布拉格作為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首都都不無關係。

查理大橋的另一個特點，它是跨越伏爾塔瓦河 (Vltava) 的唯一橋樑，直到1841年才有其他橋樑「分工」。獨佔這個跨河橋的布拉格，也因此成為商旅的必經之地。

大家不要以為當時的大橋可以像現在一樣隨意通行，來來往往地地參觀。在19世紀以前，查理大橋通行者是要繳費的，而且對一般的平民百姓來說，通行費 (transit fee) 絕不便宜，所以從大橋過伏爾塔瓦河不是一件隨意可以做到的事。



查理大橋曾是跨越伏爾塔瓦河的唯一橋樑。資料圖片

米奇

中大通識碩士，工作數年又跑去英國留學，順道看看外國文化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2018」作品

藝育菁英

隔星期五見報

姓名：謝采滄
年齡：17
學校：香港耀中國際學校
寫生地點：青松觀
參加組別：屯門區

資料提供：藝育菁英



漫談英語

逢星期五見報

JAM
THE WEB DESIGN COMPANY THAT TEACHES YOU ENGLISH
26. Complaining

ALISON IS AWAY ON A SICKING HOLIDAY. THERE IS A RELAXED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WHY DON'T YOU TWO DO SOME WORK?

DON'T WORRY, MARCIA.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AND ALISON ISN'T COMING BACK UNTIL NEXT WEEK!

BUT EVERYTHING IS NOT UNDER CONTROL...

HELLO, MRS MARCIA SPEAK...

HELLO! THIS IS MARCIA FROM FREEWAVE. THERE'S BEEN A TERRIBLE DISASTER!

ALL OUR COMPUTERS HAVE BEEN ATTACKED BY A VIRUS AND IT CAME IN AN E-MAIL FROM YOU!

OH I'M VERY SORRY!

WELL, IT'S NOT GOOD ENOUGH NEXT TIME YOU SEE ALISON TELL HER I'M GOING TO CANCEL THE CONTRACT! GOODBYE!

MARCO'S VERY ANGRY, JES. IF HE CANCELS THE CONTRACT YOU'RE FINISHED. YOU'D BETTER SORT THIS VIRUS PROBLEM OUT!

OK, OK. I'LL CHECK THE SERVERS!

SOME SENTENCES FROM THE STORY ARE BELOW. BUT THE WORDS ARE IN THE WRONG ORDER. PUT THEM IN THE RIGHT ORDER AND CHECK YOUR ANSWERS IN THE STORY.

1. WORK YOU DO WHY SOME DON'T TWO
2. CONTROL IS UNDER EVERYTHING
3. CANCEL TO CONTRACT GOING THE I'M
4. OUT SORT PROBLEM YOU'D THIS BETTER
5. ENOUGH NOT IT'S GOOD

USE A DICTIONARY TO CHECK WORDS YOU DON'T KNOW!

BRITISH COUNCIL
For more about the British Council
www.britishcouncil.org/learnenglish
© BRITISH COUNCIL 2012

有時可以數 有時冇得數

英論客座

隔星期五見報

早前談及的單複數例子，都是可數名詞 (count/countable nouns)，他們在表達形式上一目了然——單數不變，複數加s或es；我們探討的是什麼時候用單數，什麼時候用複數。

不過，有一些不可數名詞 (noncount/uncountable nouns)，稱不上單數或複數。Water既指一杯水，也不指很多水，waters概念上可指單一海域，the Chinese waters (中國海域)，又可指無所謂單一不單一的海域，uncharted waters (未知海域，注意沒有the)；hair稱不上單數或複數，sugar同理。更有一些名詞，不囿於表達形式以表述其內涵——the team既可指一個團隊，因此用單數動詞，the team is playing well；也可指團隊裡的眾人，因此用複數動詞，the team (members) are playing well；多於一個團隊，自然用teams。使用這些名詞，我們不僅要搞清楚它在形式上不可數，還要搞清楚它在概念上不可數。

還有一些名詞，有時是可數，有時是不可數，今天筆者想談的難題屬於此類。筆者最近在編輯一本關於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書，當中有這麼一句：On the basis of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of a capitalist society, Marx and Engels pointed out that once the society possessed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would be eliminated and the society would make a planned adjustment of the whole production. 原文為：「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一旦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消除，社會將對全部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

筆者思索的是，capitalist society到底用不用s。換個方式發問：在這個語境下，a capitalist society和capitalist society有分別嗎？若有，是什麼？為什麼會有分別？先回答有沒有分別，筆者認為有。

Emile Burn 所著《What is Marxism?》裡有

Raymond Chik (chikyukfung@hotmail.com)

這麼一句：The aim of his study was to discover the "law of mo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馬克思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為找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動力原理」。) 再看看 Scott Harrison 所著《An Introductory Explanation of 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In capitalist society this gene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till exists, but its nature is transformed.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生產和消費的普遍矛盾仍然存在，但其本質已改變。) 上述二例裡，society是以不可數名詞的面目出現。

比較維基百科「Capitalism」的一句：Democratic socialists argue that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is to defend the interests of the bourgeoisie. (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國家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應當保護小資產階級的利益。) 這裡用了一個society，可數。

筆者的理解是，society在可數名詞的時候，是用以表達一個具體的社會。A capitalist society說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用於任何適用的地方，但它必定是一個實在的社會，這個社會不是普遍概念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它當然有它獨特的人、風俗、規範、氣候等等，但我們集中看它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是它的屬性，但不是其之為一個社會的唯一屬性——把資本主義去除，它還是一個社會，它可能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可能是其他社會。

不過，我們看不可數名詞的例子，會發現在理論語境下，society常常以一個總體概念的面目示人。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他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概念，當然這個概念有很多組成成分，但他不是實際意義上的世界上的任何一個資本社會。

資本主義是它的屬性也是其之為一個社會的全部屬性——概念上，它的邊界外沒有其他東西，它的邊界則以資本主義來判定，內容也是。把資本主義去除，它不是任何東西。或者說society在這裡具有普遍意義。

筆者認為，在這本中國政治經濟書裡，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理念，用不可數的society才合適。讀者若有不同意見，歡迎來信指正。

名為冰室 實為茶記

恒大清思

隔星期五見報

最近聽朋友說，市面上開了很多以「冰室」命名的食店。我閒時會去冰室吃麵包西餅，所以就四周看看這些新冰室。看過卻發現，這些新食店其實不是「冰室」，而是兼賣飯麵的「茶餐廳」。

冰室與茶餐廳的分別，不在於店面大小、裝潢新舊，而在於飲食種類。「冰室」是二戰之前已經存在的食店，格局比較接近咖啡店，於廣東非常普遍。它不能像「餐室」般賣粥粉麵飯，只賣冷熱飲品、雪糕冰品，也有些小食；而「茶餐廳」是二戰後由「餐室」和「冰室」變化而成的新型食店。

舒巷城寫的都市小說，可讓我們了解「餐室」和「冰室」等食店所售食品有何不同。喜歡看1950年代至1970年代都市小說的朋友都知道，都市故事對「冰室」、「餐室」、「咖啡店」、「酒家」等食店都寫得分明，絕不混用。舒巷城在《星期六的下午》寫「餐室」時，夥計端上的是「免治牛肉飯」；在《「造謠」與「聞謠」》寫「冰室」時，則讓主人公只點「凍檸檸檬茶」；在《咖啡店裡的一晚》，更強調咖啡店沒持有「熟食牌照」，只賣「紅茶西餅之類」，沒有「炒粉炒麵」，主人公點咖啡、提子蛋糕。

「茶餐廳」是1950年代中期方面世的中價食店。當時經濟不景，很多餐室生意慘淡，平價的冰



冰室賣的食物種類和茶餐廳不同。資料圖片

室反而大行其道。1955年的《工商晚報》曾報道，當時香港的冰室因「供過於求」，故開始把名字改為「某茶餐廳」，以示格調既「高貴」、又「經濟」。

餐室持有的牌照，其實比冰室更吃香；於是餐室東主想到，乾脆把店名也改為「茶餐廳」，強調價格大眾化，把生意從冰室手中搶回來。好像1956年開業的「劍蘭茶餐廳」以點心、西餐為招牌，供應冰室沒有的鑊仔牛柳、焗葡國雞、福建炒米粉、馬來燻伊麵等，實為餐室格局，強調「由名廚主理，價錢公道」。

直至1960年代，港府開始釐清冰室、餐室與茶餐廳的經營條例，茶餐廳自始可成一格。

從前「冰室」爭相改名「茶餐廳」，以抬高格調；現在「茶餐廳」的對手是快餐店，新冰室卻不可「語冰」，在賣粥粉麵飯。到底「冰室」是個怎樣的文化符號，讓我們一直戀戀不捨？

鄒芷茵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
THE HANG SE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